

文化九女 孝贤之乡 (上)



明代所立“汉贞孝金氏九女故里”碑



明万历题名莲花柱础

现为九女集镇政府驻地。九女集村的得名，源自于汉代一个真实的孝贤故事。据清《城武县志》中的记载，并综合民间传说，我们还原了这个感天动地的孝顺故事。在东汉汉和帝刘肇（公元79年—106年）时期，该地有一位姓金的老汉，夫妇一共生了九个如花似玉的女儿，但是却没有儿子。当时，儒家思想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，因此，同村的人看到金老汉没有儿子来养老和传香火都讥笑他。九个女儿都陆续长大，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。但是，当金老汉的九个女儿知道村民讥笑父母没有儿子养老后，就一起立下誓言，绝不出嫁，共同赡养父母。于是，她们农忙时种地，农闲时纺线织布，换取收入来养家。和有儿子的家庭一样，将父母赡养终老。后来，姐妹九个到了晚年陆续去世后，人们将她们

菏泽市是文化大市，有着深厚的人文历史，千年古镇、千年古村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星罗棋布。翻开这些古村的历史，犹如一部纪传体和编年体综合的史书，让人常读常新。那些奇特村名的背后，往往就是厚重的千年村史。成武县九女集镇九女集村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千年古村。

九女集村，位于今成武县城西南约九公

葬在了一个墓穴里。而民间传说的另一个版本是，金家只生了八个女儿，第九个女儿是金老夫妇在路边捡拾到的一个弃婴，金家九女长大后，因父母没有儿子，誓养双亲，在父母去世后，九女便一同在父母的墓前自缢了，人们就把她们合葬在了一起。此事传开后，官府为了纪念她们的孝行，把此地命名为九女村，并为她们建立了庙宇。

张长国



元庙集位于郓城县南约15千米，属随官屯管辖，距随官屯镇政府驻地约3500米。

明朝永乐年间（1403—1424年），修俸仪随燕王征北，当时有任、蔺、修等13姓人家在此建村。

任氏祖任复麟于明朝永乐年间（1403—1424年），由山东省莱州府平度州白埠镇迁来。同年，陈氏祖陈国率族人由郓城县敦化村（郓州街道水浒社区）迁来。蔡氏祖蔡景春于明朝宣德年间（1426—1435年）由山东省掖县郭林集迁来。同年，潘氏祖潘坤由山东省莱州府平度州白埠镇迁来。同时，程氏祖程大成带领家人，从山西省洪洞县随燕王征北最后到此安家。戴氏祖戴均恩、戴均荣由山西省洪洞县迁来。因为修俸仪为屯官，所以取村名修俸仪屯。

明朝末年，村内建了一座玄帝庙，又兴起了农贸大集，遂更名为元庙集。因需要避开清朝皇帝玄烨的名讳，又改“玄”为“元”，所以改村名为元庙村。

元庙集南门里，往北约100米处有一座桥，是三孔石桥。桥两边有两座石碑，碑文有（观音桥碑记）字样，碑文的前两句是：修屯南首，渠流相连。这座桥在中间，两旁约500米，各有一座桥，所以是一里三桥。桥两边各有一碑，所以有一里三桥二碑三孔之说，可见当时元庙集人口众多，经济繁荣。

清朝时，元庙集人任清合因抗税震惊朝野。任清合（1847—1904年），出生在元庙集一个屯户家庭。生活富裕，有很多田产土地。自幼重义气，好施舍，有较好的群众基础。当屯长多年，未收过群众一分钱财，所需公费都是个人垫付。后来虽然自己破产了，仍然怙终不悔。后来辞去屯长职务，靠卖糖果为生。

清朝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，清政府实行卫地变价，每亩作制钱30余吊，并增加屯民田赋。鲁西南各县官府派遣差役疯狂催缴，屯民常常遭到捆绑、吊打、关押，由此激起了济宁、郓城等10多个县的屯民激烈反抗。

任清合召集屯民3000多人，在郭屯（郭屯镇政府驻地）集会，反对卫地变价。任清合被推为首领，率领民众包围了县城。县执事（县令）杨跃林火速向省府求援。山东巡抚周馥当即派按察史尚其章来郓城镇压。尚其章托人带信，请任清合进城商量卫地变价的事情，以诱捕任清合。任清合进城后，尚其章变了脸，威逼任清合答应卫地变价。任清合回答：“由民众开会公议，不能擅专。”尚其章对任清合施以酷刑，威逼利诱，任清合大义凛然，视死如归。无可计施的尚其章以任清合聚众反抗朝廷的罪名，把任清合杀害，并将任清合的头颅悬挂在郓城县南城门楼上，借以吓唬民众。

任清合遇害激起屯民更大愤怒，屯民们举行了大规模的聚会罢市活动，声势大影响到周边省份。官府看到屯民众多，害怕激起民变，不敢再实行卫地变价。任清合的牺牲，换取了反抗卫地变价的胜利。

为纪念任清合的献身精神，郓城、巨野、嘉祥、济宁、寿张等10县屯民于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四月，在元庙集东建立了一座外加石碑楼的大型碑阙，碑楼横批“德被群生”，两旁有对联，“身无尺寸权急独济，泽已遍数邑公私两全”和“事值艰难继之以死，心存社稷可为神”。碑阙现仍立于元庙集东门，完好无损，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任清合不畏强权，为民请命的故事至今仍在郓城周边县区传颂。

现在的元庙集有2300户，5010人，约11000亩耕地，还有周边十里八村最大的集市。依托党的好政策和繁荣的集市贸易，元庙集的村民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。

魏建国

九女庙现位于九女集镇驻地孝贤街西段路南。据村民讲述，该庙原来有十余亩地大小，历代都曾重修。随着重修，庙内增加了其他神祇，规模宏大。原庙院内累计有九女庙、三报祠、碧霞宫、宣圣殿、关帝庙、三元阁、观音堂、阎君殿等十余处建筑，并有山门等附属建筑。近代以来，随着兵燹战火，逐渐损毁，现面积缩小，占地约有一亩大小。庙内存有多块古碑，其中明代所立的“汉贞孝金氏九女故里”碑尤为显眼。现庙内仍存有明万历二十四年重修时的记名柱础一对，明崇祯十二年，清乾隆五十二年、嘉庆五年、道光二十三年重修的记名古碑多通。九女墓在庙南约几百米的田野里，古代的时候封土还很大，经过了无数次的洪水淤积，封土已不明显。明朝弘治六年，九女集一带遇到了旱灾，传说九女墓内陪葬了许多金银财宝，有人在饥荒之下，挖掘了九女墓，在墓中出土了一块石碑，上面写有“孝哉九女，逾时弗嫁。甘旨奉亲，温清冬夏。风树既悲，白华亦谢。墓可封哉，永敦风化。李佐时笔也。”据考证，李佐时是唐代的一位官员，这应该是他在成为武官时重修九女墓所留下的。在“文革”时期，红卫兵又挖开了九女墓，但因为淤积太深，往下挖了一个一米多深的大坑，但只挖到了一个石碑的顶端，就没有力气往下挖了，看到工程量太大，就放弃了。

张长国



(资料片)

夜色阑珊，华灯初上。玲珑别致的灯光把小城映照成一片雪亮，传统与未来、现代，一座小城行进在光明里。办公室里的白炽灯和窗外的霓虹灯也相映着，照亮着一位夜读人的心田。

这一刻，岁月看起来和煦静好。就在这静好的时光中，我第一次读到古典版本《陶朱公》。陶朱公，被称为商圣、财神，是春秋时期楚国人。史载出身贫贱，却拓不俗、胸怀大志，有“贤俊之资质”，被称为“国中狂人”。

书里的故事跌宕起伏，情感串起历史的珠贝，一点点映照着主人公的身世历程和往事演绎。穿过一层层古朴文字的风月，穿越千年时光的烟云，历史如阳光照晒着陶朱公的“不羁落拓的灵魂”。或许，我不应做出这样的解读，我应当把他还原成血肉丰满的范蠡——那个生于贫贱的男童，胸怀报国志向又愤世嫉俗，被称为“国中狂人”的春秋时代的“愤青”。范蠡和文种认为“楚非贵族不得仕”，他们作别了政治上升通道狭隘的楚国，来到越国。这一年，范蠡25岁，他还没有历经政治云烟的虚幻、人间情爱的伤逝和虚无。

在越国，容姿英发的青年范蠡，带着他的波澜阔达的格局、胸怀和政治抱负，以勃发之气，托稷山于将倾。在越国大败、将倾之际，范蠡拿出“卑辞厚礼，乞辱存越”之计，让勾践暂时称臣于吴，越王勾践得以活命。也正是基于“为君王分忧”的考量，范蠡带着满满的使命感遍访佳人于山野乡村，以谋救国之策。

访至今浙江诸暨，在若耶溪边，范蠡遇到浣纱的西施，聪慧佳人“沉鱼落雁”。西施言“抗君命祸且灭门，成君志为国分忧。”当即慨然受聘回国。后来的故事，范蠡携西子“泛舟五湖”“三进三退”，施善乡梓尽散财资……在我们鲁西南菏泽定陶区一带广为流传。“千篇奏牍漫多知，百战功收未出奇。名下难居身可辱，却江湖海换西施。”“西子下姑苏，一舸乘鸥夷。”历史的云烟，家国的情怀，因一场传说中的“儿女长情”变得温暖真象了许多。穿过滚滚红尘，我们都需要在自己的人生里，老老实实地结个孩子——泛舟五湖的范蠡，在完成自己的抱负后，终于放下包袱，迎来了他实实在在的人生。他辞世不就，两度消隐，然而人生的高度和锋芒很多时候也是由实力决定的。后来，范蠡走到今山东菏泽定陶一带“落户”，他自号陶朱公，操计然之术从始经营又成巨富。自此，范蠡被后世奉为“文财神”，且有“富比陶朱”之吉语流传于世。

历史中，政治的烟云波波起；生活中，人生却不可随波逐流。家国之外，我们每个个体还有一个自我的梦，关于真实情爱、关于代代相承、关于锱铢积累，关于寻常生活里的温暖、诗意和远方。并不漫长的人生也是一场虚空，所以生命需要坚实、需要愉悦。所以，我们在众多的文化流支中，选择了儒家的“人”“进”“和”作为生活的主宰，用道义指导约束我们的行为，以情谊和睦润泽生活的漫途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范蠡——陶朱公也做到了垂身示范，有机会报效国家，便扎实地付诸行动；功成身退后，以贤明能干泊舟市井，汇聚温暖殷实生活的人生。

时代在变，在如今平等自由富庶的当代中国，在和美壮阔的中华，“腾达”和幸福的本源变得更加丰富。我们每一个独善的个体，都可以以结结实实的本领，在广袤壮阔的土地上，踏踏实实地实现财富和幸福的自由，实现对国家的贡献和奉献。

掩卷的刹那，我感到——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是陶朱公众多的“拥趸”之一。

谢丽



民谣曰：和白面，烙白饼，白饼薄，擦一擦，馋得小叔嘴咧着，馋得小姑娘瞪着，气得公公嘴撅着，烦得婆婆脸扭着。哎哟哟，咱多拙，忘了公婆牙掉了，公公婆婆嘴别撅，咱把这饼剁碎了，咕噜噜煮一锅，熬成一锅糊涂汤喝。

面的吃法有多种，除了蒸馒头外，可以摊煎饼，可以打烧饼，可以炸油条。其中，烙白饼也是一种特色吃法，也是乡亲们待客的一种常见面食。

烙白饼也叫烙饼，是先把和好的面团擀成圆饼状，然后放到鏊子上去烙，一面差不多了，再翻过来烙另一面，这时候火候很重要，火眼不上熟得慢，饼不松软，火太急饼就烙糊了。

如果技术高的话，一斤面可以烙十多张白面饼，薄薄的，软软的，香甜又筋道，吃起来有淡淡的麦香味。亲戚朋友来了，主人往往烙上一筐白饼，再烫炒菜，表示对客人的热情款待。但一般有长辈们来走亲戚，就不能烙白饼了，因为长辈年纪大了，往往牙口不好，吃起劲道的白饼来，会累得牙关又酸又痛，是对老人的不尊重。

现在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不再用白饼招待客人，但白饼依然受人青睐，尤其是孩子们用白饼卷上蔬菜、火腿肠、瘦肉，吃起来胃口大开。

文/丁明煜 画/王世会

烙白饼



霍院村：霍氏洪炮掌拳的发祥地

霍院是单县终兴镇小阁子村的一个自然村，鲁苏豫皖交界地区的传统武术文化名村，也是霍氏洪炮掌拳的发祥地。

《霍氏族谱》记载，清康熙年间（公元1662—1722年），霍氏一族由今本镇的曹店村迁此繁衍生息，因建有高墙大院，命村名为霍院。霍氏一门徒遍布鲁苏豫皖接壤的单县、金乡县、成武县、丰县、沛县、萧县、砀山县、虞城县等，号称“八百子弟”。

霍院洪拳起源于十八世纪，先祖霍继相习练大洪拳，次子霍心印自幼随父练习，武功超群，后把功夫分别传授长子霍长芳、次子霍长芬、三子霍长仁及时克进、齐林恩、齐林贞、李金平、蔡德祥、刘能力、韩玉先、闫德力等諸多徒弟。

19世纪30年代，各位传承人又叩拜菏泽拳始高师孔广印老先生为师，同期又向祖传六阳掌闫德力老先生（与霍长芳父亲系亲表兄）相互交流，形成了霍氏武术洪炮掌拳为一体的独特的武术风采。后又同孔广印老先生的关门弟子张明祥、刘保全、李海燕及八卦门派丁元明先生的弟子丁尚品学习交流，更加充实了拳术的套路，逐渐形成了独具魅力的霍氏洪炮掌拳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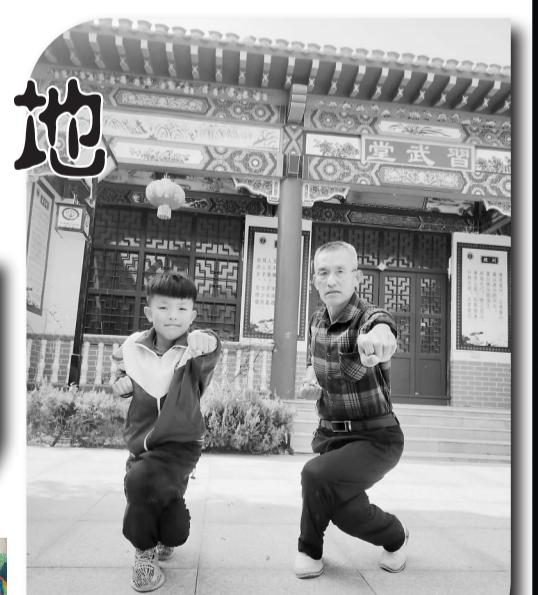
据悉，霍氏洪炮掌拳为形意母拳“五行拳”之一，是一种挑顶束身、左顾右打、右顾左打的斜立园运动。在后发制人的同时，又能保持自身的平稳，技法运用在意、气、劲、力、形的集聚和爆发，犹如炮弹爆发，爆炸恰似雷霆，体现出

非常猛烈的刚烈之绝劲。

霍氏武术至今已传承六世，博学众长，精



霍氏宗祠也是霍氏一门徒修炼德的场所



洪炮掌拳传承人霍庆杰带领孙子霍浩然练习



少年拳手打出架势集体亮相

刘厚珉 文/图